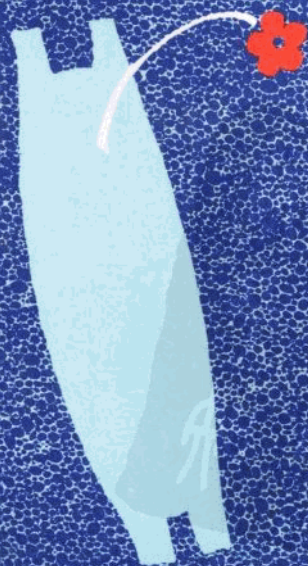


方舟之恋

冯思德电视剧本集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前 言

集中所收四部电视剧本，盖1979至1990十二年间陆续创作。

《冰与火》创作于1979年河北大学就读期间。当时河北电视剧刚刚起步，故较幸运。从剧本创作到拍出片子，总共只两三个月时间，仅用经费五六千元。先后在河北电视台、中央电视台播出，颇得好评。该剧并被收入广播出版社出版的《电视剧作品选》第一辑。

《武工队传奇》创作于1986年，元旦至春年期间，系应河北广播电视厅领导之邀，根据长篇小说《敌后武工队》改编。鉴于原著成书较早，新时期以来文艺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故对其中的人物关系、矛盾冲突、情节构置等进行了一些改动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此剧本在开机前“搁浅”了。有关领导、导演都感遗憾。

《方舟之恋》创作于1988年下乡扶贫期

间。原稿为十集，室内电视剧。后由于种种原因改为六集。当时的创作初衷，是想重点写一个防震大棚“解体”的全过程，在演化大棚解体的同时，昭示出改革大潮的萌动和一个新事物的诞生。该剧经过不少曲折，总算拍出。

《大唐名相》系受领导之命，于1990年元旦后介入并主持创作。在此之前，已有四位作者，先后凡四余载，数易其稿，却总跳不出戏曲化、脸谱化的窠臼。尽管如此，然毕竟为该剧积累了大量素材和创作经验。故重起炉灶后，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即大功告成。经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黄祖模“二度创作”，该剧获得了较大成功。该剧系集体创作，本人不敢贪天功为己有，但在成稿过程中毕竟沉浸了自己的大量心血，故作为“附录”收进集中，以示与他剧之区别。

该剧本集在出版过程中，得到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鼎助，在此深表谢意。

作 者

1992年5月于石家庄



目

录

✓ 前言	
✓ 冰与火	(1)
✓ 武工队传奇	(51)
✓ 方舟之恋	(221)
附录:	
✓ 大唐名相	(346)

冰 与 火

● 序 幕

寒风呼啸，飞雪狂舞，寒风和风雪无情地吹打着一扇支离破碎的窗子。透过窗户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“牛棚”。墙上贴着各种类型的标语和大字报。

室内，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小姑娘跑到窗前把窗子关好。然后精心地贴糊着被风吹开的报纸，但由于风大，她糊了这边，那边又被吹开。她回过头：“为民哥，快来帮我一下。”

一个年岁相同的小伙子应声走到窗前，帮助姑娘糊住了报纸。

突然一阵剧烈地咳嗽声。

为民：“丽萍，让我糊吧，你去看看！”

丽萍放下手中的浆糊瓶向任光的床走来。给任光压好大衣和被子。脚一下碰倒了放在床头的写有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狗任光”字样的批斗牌。丽萍厌恶地看了一眼，然后亲切地：“任伯伯，你哪不舒服？要不要扶你坐一会？”这时为民也走过来，帮丽萍轻轻地扶起任光。

为民的爸爸任光，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干部。从任光的脸上和脖子上的血痕看，批斗又升级了。

任光张着干裂的嘴唇：“为民……”

为民：“爸爸！”

丽萍：“任伯伯！”

任光指着桌上的暖壶：“给我……弄点水。”

为民走到桌前，打开暖水瓶，壶中无水。

为民失望地看着喘息困难的爸爸。

丽萍见状向屋内水管走去。

丽萍使劲拧着水龙头，但总也拧不开。为民忙走过来帮丽萍拧着水管。终于拧开了，可水管里没有水。丽萍以为水管冻了，用手摩擦着水管。

为民望着无水的水管没有了主张。他的眼睛突然一亮，发现他的身边铝锅里还存着半锅水。他端起锅向姑娘走去，高兴地：“丽萍，有了。”

丽萍接过铝锅用手敲了敲，发出“咚咚”的响声。“冻透了。”丽萍失望地说。

为民不假思索地顺手拿起一根铁棒说：“来，砸开它！”

丽萍：“不行，那不把锅也砸坏了？”

任光又发出一阵剧烈地咳嗽声。

为民、丽萍焦急地向任光望去。

丽萍思索了一下，忽然有了主意。把锅递给为民，从屋的一角找来一把劈柴，对为民说：“来，化开它！”

二人走到破炉子跟前点燃起劈柴。劈柴冒出熊熊的火焰。

锅中的冰开始融化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。

火光中，为民、丽萍绽出笑容。

突然，“咣当”一声，门被踢开了。吹进一股寒风，丽萍、为民打了个寒噤。门口出现两个人，一个又高又胖，满脸横肉，是

造反军的司令，王大炮。一个又瘦又小，面容狡诈，是王大炮的高参，绰号老瘦猴。

为民、丽萍见进来两个满脸杀气的人，不由地向任光的床退去。

老瘦猴：“狗任光，滚起来！让你搬到这儿来是叫你反省，老子都没空休息会儿，你他妈的倒自在，交待材料写好没有？”

任光艰难地坐起来怒视着他们没有说话。

为民、丽萍忙扶住任光。

丽萍看着任光处处伤痕，对老瘦猴带几分哀求地：“任伯伯身上到处都是伤，该叫他休息休息啦！”

王大炮：“嘿嘿，还他妈的出来个挡横儿的。”

老瘦猴打量了一下丽萍对王大炮：“王大炮，这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张之林的狗崽子吗？”

王大炮：“是啊，自从去年特嫌分子张之林畏罪自杀后，姓任的就把她接到自己家了。”

老瘦猴：“给他记上，这又是条罪状！”说着就要去拉任光。

任光又一阵剧烈地咳嗽。

丽萍、为民见任光咳嗽得越来越厉害，他俩为减轻任光的痛苦，轻轻地给任光捶背。大炮、瘦猴怕任光是什么传染病，赶紧掩鼻向窗户走去。

突然，王大炮像发现了什么，“嗯”了一声，喊道：“老李你看，太他妈的反动了！”

老瘦猴看到窗户上糊着一张报纸，上面印着两报一刊的社论和首长接见的照片。老瘦猴马上喝斥道：“这是谁干的？”阴险的目光由丽萍、为民身上移到任光脸上。

丽萍紧张地：“是……是我。”

为民：“不是她，是我！”

王大炮：“甭他妈争，你们是一路货，没一个好东西！”

老瘦猴：“马上交群众专政委员会进行批斗。”说着他们上来就抓丽萍。

丽萍惊恐地：“任伯伯！”

“等等！你们不能欺负孩子，要批就批我。”任光说着起身下床。为民、丽萍扶住任光。

任光：“孩子，别怕！”说着又剧烈地咳嗽起来。一口鲜血吐在地上。

为民急忙走向桌子拿起一只茶缸向水锅走去。王大炮见为民来弄水，飞起一脚踢倒了炉子，水锅滚出很远。王大炮朝着为民恶狠狠地说：“还他妈的想喝热水？”

为民愤怒地看着王大炮：“你……”

任光指着王大炮：“你们这叫什么革命派！”

老瘦猴：“嗨，还他妈的这么嚣张？”

王大炮：“那好，今天咱是新账老账一起算！老李，马上组织群众批斗任光！”说着扑向任光。揪着任光向门口拉去。丽萍、为民上前阻拦。丽萍对着老瘦猴：“任伯伯刚吐过血，你们不能……”老瘦猴不容分说一拳打倒了丽萍。为民拉着任光和大炮扭打。老瘦猴挥拳向为民打来，为民一闪正打在任光的心口，任光“啊”地一声倒在地上。为民、丽萍赶紧把任光扶起抬到床上。地上留下了一滩血迹。

任光困难地喘息着，脸色苍白，嘴角淌着血。

王大炮和老瘦猴见事不妙，交换了一下眼色。王大炮：“狗任光，你他妈的别装孙子，你就是死了，也要把你批倒批臭！老李，组织群众去！”说罢，二人悻悻而去。

为民和丽萍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眼里射出仇恨的光芒。

任光又一阵咳嗽之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：“孩子们……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……你们就去郊区找你于奶奶。”

丽萍、为民含泪倾听。

任光：“她是抗战时的老堡垒户，我们很多老八路都在她家养过伤。现在，她也一定会收留你们的……你们以后……以后……”任光心思重重地看着两个孩子。然后将他们的手拉在一起。为民紧咬着嘴，丽萍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任光痛苦地动了动干裂的嘴唇：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
为民扶住爸爸，丽萍忙去找水。她拣起地上的冰块放在锅里，又从熄灭的火中拿起一块冒烟的劈柴，用嘴使劲地吹着。居然“腾”的一下冒出了火苗。

任光痛苦地“啊”了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将头歪到一边。“爸爸！”为民喊着扑在任光的身上，失声地痛哭。

丽萍惊呆了，手中的冰和火同时落在地上，地上的冰与火化成三个大字《冰与火》。

次第，推出演员表。

在映出演职员表的同时映出如下画面：

荒山坡，任光墓前。

为民、丽萍在哭泣，于奶奶站在他们的身后。

于奶奶拉起孩子们，擦去他们脸上的泪水，领着他们向一个小村走去。

枯树，寒风，溪中的冰凌……

春天，于奶奶家小院。

丽萍和于奶奶择菜，为民担水进院。丽萍起身帮为民提水进屋。

于奶奶家的堂屋。

于奶奶从墙上拿下一只镜框指给为民看。像片上是于奶奶跟一个年过半百的高级将领的合影。

于奶奶指着这个高级将领说：“这是你爸爸的老战友，你去投奔他吧！他会和我一样地信得过你。让他给你安置一下，过后给我写个信来。”

为民满怀激情地望望于奶奶，又望望丽萍。

村头路口，大树下。

为民身背行囊，跟丽萍、于奶奶依依告别；

丽萍眼中的泪花；

为民远去的身影；

天空中翱翔的雄鹰……

● 上 集

一

夏天，原野。

秀丽的山川，笔直的铁轨。

一列墨绿色的客车，汽笛长鸣，车轮滚滚，向着镜头驶来。

二

车箱内。

为民身穿海军军官制服，凭窗眺望，神情激动。

为民画外音：“爸爸去世不久，我经于奶奶介绍参了军。一别七年，家乡变成什么样子了呢？丽萍变成什么样子了呢？”

车中喇叭广播：“旅客同志们，塞北车站到了，有下车的旅客请准备下车。”

为民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提包。

三

车站检票口。

为民随着旅客检票出站。

检票口外，迎接旅客的人们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，其中有一

个带深度近视眼镜的青年，在出站的旅客中寻望着。

为民与戴眼镜青年目光相遇，互相审视了片刻。

为民惊喜地：“李学文？”

戴眼镜青年愣了一下，旋即也认出对方：“任为民！”

二人亲切握手。

为民：“你来接谁？”

学文红着脸：“接……接我的爱人。”

为民：“你结婚了？”

学文：“正准备结婚。”

为民：“恭喜！恭喜！这么说正赶上吃你们的喜糖。”

学文：“哎，为民你这里不是没亲人了吗？这次回来……”

为民爽快地：“不瞒你说，我也是来结婚的。”

学文：“和谁？”

为民：“张丽萍，咱们低班的同学。”

学文：“啊，对了，我似乎还有点印象……”

“学文！”这时，一位提着皮箱的姑娘，从出站的旅客中向着学文走来。

学文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，他急忙从姑娘手中接过皮箱，为二人做着介绍。

学文指着为民：“这是我的老同学任为民。”又指着姑娘：“这就是我的未婚妻赵慧芸。”

慧芸大方地和为民握了握手。

为民的目光不由地向站外扫去。学文发现，便问为民：“怎么不见她来接你？”

为民自我解嘲地：“大概她正上着班吧。”

学文：“那咱们一起走吧。”

为民踌躇地：“你们先走吧，我再等等。”

学文、慧芸向为民告别，亲热地并肩向大街上走去。

为民目送他们的背影，又把目光移向车站广场巡视着。

车站广场已经空无一人，一片空荡。

为民略感扫兴地提着提包，一个人向大街上走去。

四

大街上。

美丽的山城，楼房高耸，绿树成荫，车如穿梭，人似流水。

为民边走边浏览着市容。

五

百货商场门前，橱窗下。

橱窗内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。其中有一对青年男女的服装模特，女模特身穿浅地红色火焰图案的连衣裙，朴素、大方，引人注目。

为民在这个橱窗前停下，端详了一会儿，便转身向商场内走去。

六

百货商店内服装柜台。

为民走进百货商店，走向服装柜台。

一对青年男女指着悬挂在货架上的火焰图连衣裙议论着。

男青年：“亚芳，你看那件连衣裙怎么样？”

亚芳：“不错，既漂亮又大方。”

这时为民走到柜台前对售货员：“同志，那件连衣裙多大尺寸？”

售货员：“三尺二寸。”

为民：“你给我拿出来让我挑一下。”

售货员：“对不起，就一件了。”

男青年看着亚芳欣赏的样子说：“我给你买一件吧？”

亚芳：“吴新，我不要，我有裙子。”

男青年：“你那裙子早过时了。”

为民又看了一下连衣裙对售货员：“那你就给我拿那件吧！”

售货员取下挂着的连衣裙正要递给为民，男青年一把抢过去。

售货员：“哎，人家这位解放军同志要了。”

吴新：“他要了？我先来的。”

售货员指着解放军：“人家先要的，你来的早，你也没说要啊！”

吴新强词夺理地：“我说，咱得讲个先来后到吧？”

售货员：“你别不讲道理。”

吴新：“谁不讲道理？”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亚芳不好意思地对吴新说：“吴新，别吵了，是人家先要的……你买了我也不要！”说完离去。

吴新：“亚芳，你……”放下裙子追去。

七

林荫路。

为民手提提包向前走着。为民充满幸福的笑脸。脚步越走越慢……

画外音：“她从小就喜欢火，这件礼物送给她，她一定非常喜欢。”（为民进入回忆）

八

楼道（回忆）。

童年的丽萍用手绢蒙住眼睛在楼道中和小为民玩捉迷藏。

“为民哥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丽萍，我在这儿！”

丽萍顺着声音向为民摸来，小为民“哼”了一声，绕过丽萍悄悄地走下楼梯。在第三级台阶处站住：“丽萍我在这儿哪！”丽萍转向为民，向他摸来。

丽萍一脚踩空摔倒在楼梯上，为民连忙扶起丽萍。

丽萍一把拉下蒙在眼上的手绢骂道：“你坏蛋，你害人，不跟你玩了……”哭个不停。

为民着急地央求：“别哭，别哭！”

丽萍仍然哭着。

为民一转身子手碰到口袋里的火柴，高兴地说道：“丽萍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说着抽出一根火柴，用左食指将火柴直立着顶住磷面，用右手中指猛一弹，火柴立时飞向空中，燃烧的火柴像流星一样飞逝。

丽萍看着火光，破涕为笑。

为民：“来，给你弹一根。”

丽萍接过火柴，学着为民的样子，将火柴向空中弹去。又一道火光飞向空中。

空中燃烧的火柴定格。

画外音：“失火了，失火了……”

九

林荫路。

为民从回忆中惊醒，环顾四周，附近传来救火的呼喊声。为民向着火的方向跑去。

十

王大炮家。

一间平房冒着熊熊的烈火。

房屋内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叫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一群围观者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神态：有的焦急不安；有的惊慌失措；有的无动于衷；有的幸灾乐祸。

一老工人走来，问一位穿喇叭裤的姑娘（我们暂时还看不到她的面容）：“这是谁家，怎么没人救啊？”

穿喇叭裤的姑娘：“造反司令王大炮家呗！”

一围观者：“哼，报应！”

老工人：“救火如救命，不管谁家也该救呀！我去给消防队要电话！”说罢，向外跑去。

火越烧越猛，有梁柱倒坍声。

王大炮女人气喘嘘嘘地跑来，她挤过人群，扔掉手中的白菜，声嘶力竭地：“孩子！我的孩子……”

房屋中小孩的哭喊声渐渐无力。

为民大步跑来，问王大炮女人：“孩子在哪儿？”

大炮女人：“在厨房里！”

为民将提包扔给大炮女人，毅然向房内冲去。

穿喇叭裤的姑娘怪声怪气地：“嘿，还真有见义勇为的，立了功司令会给赏的。”

为民不予理会，冲进屋内。

消防车呼啸着驶来。

稍顷，为民从屋中抱着孩子冲出，他身后，门框跟着倒塌。

一些围观的人立刻上前，帮助为民扑打着身上的火星。

王大炮女人接过孩子不胜感激地：“同志……”

为民挥手对大炮女人：“快把孩子送医院！”

王大炮女人抱着孩子向外跑去。

穿喇叭裤的姑娘又是怪声怪气地：“嗨，还是人家解放军啊，

这得记个几等功了！”说罢，怪声地笑起来。

为民用一双愤怒的眼睛向她盯去。突然，他惊呆了。他嘴角颤动着：“是你——丽萍？”

对方一双嘲弄的眼睛也变成了惊异的眼睛。她的嘴角也颤动着：“啊？——为民？”定格。

十一

丽萍新房，洁净而略显铺张。

丽萍帮为民脱去烧破的军装外套。为民洗脸，丽萍递过一条毛巾。

为民边擦脸，边打量屋内的陈设：立柜、沙发、写字台、落地灯、录音机……

丽萍得意地：“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”

为民点了点头。

丽萍：“哎，为什么不提前来封信？”

为民：“怎么，你没收到？”

丽萍：“你寄到哪儿了？”

为民：“你们商店啊。”

丽萍：“怪不得呢！我这几天休病假，没上班。”

为民关切地：“病假？什么病？”

丽萍“咯咯”一笑：“看把你吓的！没事，就是有点神经痛。”

为民：“噢，那你是小病大养喽？”

丽萍撒娇地：“小病？神经痛还是小病？”

为民：“不小。刚才救火时我还真以为你是个神经病呢！”

丽萍：“你才是神经病！你知道失火的是谁家？”

为民：“谁家？王大炮家。”

丽萍：“怎么样，后悔了吧？”

为民：“不！他的孩子是没有罪的。”

丽萍：“你的风格倒挺高，我可没那个肚量。”

为民半开玩笑地：“正因为这样，这次原谅你，要是换个别人，小心吃我的拳头。”说罢，他示威似地举了举拳头。

丽萍一听，把拳头举得更高，不示弱地：“哼！以后你再干这种赔本的买卖，我才不饶你呢！”

说罢，二人的拳头都轻轻落到对方的肩上，拥抱起来。

丽萍忽然想起什么，她轻轻推开为民，问道：“哎，你为咱结婚准备了些啥？”

为民微笑着：“这，你放心，包你满意。”说罢，他从地板上拿起提包，在床上一样一样掏出来：“这是喜酒，这是喜糖，这是床上铺的，这是床上盖的，这是桌上摆的……”

丽萍高兴的目光。

为民又拿起挎包，故作神秘地：“还有一样，你最喜欢的……”

丽萍：“什么？”

为民：“猜猜。”

丽萍一把夺过挎包：“我可没那闲工夫。”她急切地打开挎包，掏出连衣裙来，在身上比量着。

为民幸福地期待着丽萍的赞扬。

为民：“怎么样？”

丽萍：“料子还可以，图案过时了吧？”

为民微微皱起了双眉。向沙发走去，坐下。

丽萍：“哎，这是给我买的吧？”

丽萍手中拿着一个精致小手表向为民走来：“来，给我戴上。”说着伸出胳膊坐在为民的腿上。为民高兴地给丽萍戴在手腕上。丽萍得意地倒在为民的怀中。

这时，亚芳推门而入。亚芳见状，便调皮地伸了伸舌头：“有客人，对不起！”说罢抽身欲走。